

## 春雨润物 指尖生花

■ 缪成冬

春日的阳光,透过抽芽的柳梢,在办公室的玻璃上碎成了一片片跃动的金箔。窗外,桂花树正在换叶,新生的嫩芽泛着琥珀般的光泽,与飘落的赭红旧叶交织成一幅动静相宜的画卷。

我的人户走访对象,住在城西社区一片掩映在绿树中的小溪边。一楼的小院里,几盆杜鹃与山茶开得正盛,湿润的泥土气息混着花香,扑面而来。我再次核对了台账中户主的信息,整理了别在胸前的调查证,轻轻按响了门铃。

应门的是一位清瘦的老人,穿着熨帖的棉麻衬衫,戴一副细金边眼镜,眼神温和而澄澈。“是调查队的同志吧?请进请进,正等着你呢。”他的声音带着惯于诵读的、不急不缓的节奏。屋里窗明几净,客厅一面墙是顶天立地的书柜,另一面墙上,悬着一幅笔力沉稳的书法:“万物静观皆自得”。最引人注目的是茶几上,一部智能手机正架在专用

的支架上,旁边还放着一个老花镜盒和一本翻开的笔记本。

这便是我的新记账户郑老师,一位退休教师。说明来意后,我笑着问:“郑老师,看来您已经准备好‘新式武器’了?”我指了指那部手机。郑老师也笑了,拿起手机,熟练地解锁、点开。我坐到郑老师身旁,开始查看他本季度记录的账目。他录入的第一笔数据,是购买《陶庵梦忆》注评本,68元。“这个APP好,随时随地都能记,分类也清清楚楚。像我们这些老年人,也能把生活打理得明明白白。”我们都笑了。阳光透过纱帘,照在他专注的侧脸和发亮的手机屏幕上,那屏幕里跃动的,是他具体而细微的生活。

正说着,门被钥匙打开,一个高高瘦瘦、穿着做旧牛仔外套的年轻人走了进来,身上似乎还带着室外青草的气息。“爷爷,墙绘的定金到账啦!我直接微信转您一半,当这月饭钱!”他看到我,爽快地打招呼,“您好!是我爷爷的‘数据辅导员’吧?”这就是郑老师的孙

子,美术学院的学生。一老一少,头凑在一起,对着手机屏幕,讨论着那些抽象的分类如何安放他们具体的生活。爷爷的购书款、茶钱、医药费,孙子的设计收入、画材支出、观影消费……屏幕上的应用图标,因这些鲜活的讨论而有了温度;严谨的数据分类,因承载了不同的生活志趣而显得饱满。我坐在一旁,偶尔解答一下技巧问题,更多的是聆听与观察。

不知不觉,日影西斜。我起身告辞,郑老师执意送我到院门口。站在那排刚抽芽的柳树下,他忽然感慨地说:“以前老话讲,好记性不如烂笔头。现在变了,是‘好记性不如一点指头’。这轻轻一点,日子就存进去了,多奇妙。”他望着柳条上新绽的叶苞,“眼前这柳树,看着年年相似,可细究起来,每一年的春色——树中的水分、柳叶的脉络、生长的速度,细细比较,总有不同。我们记下的这些数字,大概就是时代这棵大树上,每年新发、可供丈量的叶芽吧。”

他的话,如这初春傍晚的风,拂过

耳畔,却沉入心底。是的,样本轮换,更新的是观测的“枝叶”,而我们要描绘的,正是那支撑万千枝叶、不断向上生长的“树干”——民生改善的内在肌理与稳健趋势。每一部安装了调查APP的手机,都是一个敏锐的传感终端,感受着家庭经济脉搏最细微的跳动;每一次指尖轻触完成的数据上传,都是一滴朝露,悄然汇入国家统计的浩瀚海洋。

回到办公室,小城已灯火阑珊。我在访户手册里缓缓书写:“户主退休教师,熟练使用记账APP,分类严谨,备注具人文色彩。其孙为美院学生,数字原生代,收支活跃,观念新颖。该户数据流兼具稳定性与成长性特征,如老树新枝,共映春晖。”

统计调查人是这场宏大叙事的忠实记录员,倾听每一滴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数据雨露,如何汇聚成江河,如何折射出这个伟大时代最璀璨、最平实的光谱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周宁调查队)



繁花似锦

朱杨峰 摄

春雪初融

冉晓丽 摄



## 古城的桥

■ 黄莉媛

贡水如练,静静环抱着章贡古城。在这座千年宋城的脉络里,最动人的,莫过于那座横卧江面的古浮桥。它以百舟连缀,木板铺陈的朴素模样,写下了赣州最绵长的光阴故事,也载着我从小到大的梦想。

浮桥始建于南宋乾道年间,距今已有八百余年。百余只木舟分为33组,用缆绳相连,再以铁锚沉江固定,便成了这四百米江面上连接两岸的通途。它有一种独特的灵性,顺应着贡水的呼吸——夏日水涨时,桥身随波起伏,木板轻贴水面,随波微颤;待到冬日水落,石柱露出水面,桥又稳稳地安卧下来,仿佛与江水达成了某种默契。

儿时的记忆中,最欢喜的便是牵着外婆的衣角,去桥头赶圩。踩在被岁月磨得温润的杉木板上,脚下传来“咯吱”轻响,恍惚间,仿佛是与百年前的古人轻轻对话。江风裹着水汽扑面而来,桥上挑担的贩夫、挎篮的主妇,还有我们这群追逐嬉闹的孩子,连同那一声声叫卖、一阵阵浪涛,都融进了一曲鲜活的市井交响。外婆总是在身后温柔地叮嘱:“慢些,慢些。”那声音穿过岁月的风,至今还回响在耳畔。

古时,浮桥是赣州水陆交通的咽喉。据《赣州府志》记载,桥身每日早晚各开启一次,百舟分向两侧,让出航道礼让商船通行。千百年来,无数船只载着赣南的茶叶、瓷器顺流而下,又把远方的货物带回这片土地,滋养了一城的繁华烟火。它不仅是连接两岸的通道,更是宋代赣州商贸兴盛最真切的见证。

如今,贡江上早已架起了好几座现代化大桥——东河大桥、贡江大桥、客家大桥,车水马龙,四通八达。可我偏爱的,依旧是这座古浮桥。落日熔金时分,江面被染成一片温暖的红,桥影倒映水中,与古城墙、八境台遥遥相望。晚归的行人踩着木板嗒嗒走过,赶着回家吃晚饭,渔人收起鱼竿,拎着空桶或是三两小鱼,不慌不忙往岸上去。我总爱在这时候到桥上站一会儿,看夕阳一点一点沉到城墙后面,看江风把炊烟吹散。儿时的片段,外婆的叮咛,便顺着水流悄悄漫上心头。

这座古城的桥,就这样静静地卧在江面,迎来送往,守护着一城的烟火人间。它一头连着宋时的石板路,一头连着今日的寻常巷陌。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,却以最朴素的陪伴,成为赣州最温暖的注脚——那里有外婆的衣角,有童年的笑声,还有流淌不息的贡水情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赣州调查队)

## 春日访户

■ 马伟

在三月的晨曦里  
风,像灵动的信差  
轻轻叩响春的扉页  
我,怀揣着统计人的使命  
走进斑斓的春海

山花,似点燃的梦境  
在山野肆意地开  
红的像火,粉的像霞  
将大地的素颜晕染

每一户人家,都是数据的源头  
每一次寻访,都是信息的采掘

脚步踏过泥泞与芬芳  
目光捕捉生活的模样  
在那袅袅炊烟升起的地方  
聆听岁月与现实的交响

问卷在手中传递  
希望在心底生长

田野,梳理着绿色的思绪  
道路,见证着脚步的奔忙  
当夜幕降临,繁星闪烁  
我把一天的收获珍藏  
在这春天的故事里  
统计的笔触,书写时代的诗行  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平凉调查队)

## 算盘的响声

■ 孙萍

父亲的书房朝南,每到午后,阳光便斜斜铺满半个房间,尘埃在光柱里静静浮动,像时光的碎屑。一个寻常午后,我看着他登上旧木凳,有些吃力地伸手,去够书架顶层那只蒙尘的红色纸盒。

他小心地捧下来,吹了吹盒盖上的灰,缓缓揭开。里面躺着的,是那把老算盘。“还真在这儿呢。”他低声自语,如同与久别老友重逢。掌心缓缓抚过深褐色的榉木框,那木框早已被岁月磨出了琥珀般的温润光泽;算珠是檀木的,漆色斑驳,露出底下沉稳的木纹。

他没有看我,只是用拇指轻轻推了一颗算珠,“嗒”一声清响,脆生击穿午后宁静。父亲的肩背微微一松,仿佛这声音是把钥匙,打开了一扇只有他能看见的门。我的呼吸也随之停滞,许多个被遗忘的黄昏与夜晚,便随着这声“嗒”汹涌地回来了。

我的童年,便是由这声音编织而成。晚饭后,昏黄的灯光下,餐桌被抹得一尘不染。父亲拿出牛皮纸包裹的账本坐在桌前,老算盘横

在桌中央,像沉默的“指挥官”,等待着奏响生活的乐章。父亲粗大却灵巧的手指,在算珠间轻舞飞扬;拇指推上是笃定的“进”,食指拨下是果断的“退”。噼里啪啦的声响快慢有致,带着一种令人心安的节奏。那不是算数,那是在把一家人柴米油盐、日常开销、学费支出,一一梳理成账本上清晰的数字;是父亲与生活认真对账,在繁杂日子里理出安稳脉络。

母亲端坐对面,握着钢笔认真记录,笔尖划过纸面,发出细密而持续的沙沙声。一腕一涩、一扬一抑的声响交织,成了我童年最安稳的背景音。我趴在小板凳上,看父亲指尖翻飞,看母亲低垂且专注的侧脸,觉得这就是世界的全部秩序。只要这声音还在响,窗外的风雨就都与我们无关,日子就是安稳的。

不知何时,这声音渐渐稀落。计算器、电脑、智能手机……更快的工具带来了更快的节奏。那把老算盘,不知何时从餐桌中央退居到书架顶层,藏进纸盒与旧书为伴。生活被便捷的支付和自动的账单填满,那些郑重其事的计算与记录,也慢慢成了回忆。

女儿学算术那年,父亲默默取下算盘,放

在孩子面前:“用这个。”他握起孩子肉乎乎的小手,耐心教着从“一上一”到“九去一进一”。清脆的“嗒”声响起,穿越几十年时光,在此刻完美重合。父亲笑意从眼底漾开来,皱纹舒展开来,一老一少在阳光里,将时光温柔缝合。

如今,老算盘静静摆在我书房的案头。深夜夜乏或心绪纷乱时,我总会轻拨算珠,嗒、嗒、嗒,声响清越安宁,抚平所有焦躁。它算的从不是冰冷数字,而是面对生活的郑重,是普通人为大家撑起安稳秩序的,是刻在骨子里的踏实与坚守。

前些日子,父亲来家里小坐。他照例踱进书房,目光扫过书桌,落在那把算盘上:“还好好用吗?”“好用。”我心领神会。他望着算盘轻声说:“这东西,打的不是算盘,是心。心里稳,手底下就稳;心里乱,珠子就乱。”

阳光缓缓流淌,覆在老算盘与父亲的肩头。那声清脆的珠响,早已刻进光阴深处,在血脉里沉潜回响。不催促、不喧哗,一声一声,敲打着生命的节奏,守着初心,记着归途,岁岁安然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克拉玛依调查队)

佳果清趣

丘冬婷 绘

